

導言

在古人眼中，文章具有極為崇高的地位。曹丕《典論·論文》認為文章能讓人不朽，他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廣為流傳的《神童詩》強調了文章的世俗意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論從精神層面還是從世俗角度，人們歷來都有足夠的動力為文章的寫作反覆推敲，殫精竭慮。因此，今天的我們才有了這樣一座富如江海的古文寶庫。

即使從《尚書》中的殷周文獻算起，中國的文章史也有三千多年了。三千多年中，才子名家代不乏人，雄篇妙文層出不窮。先秦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聳峙於中華文明的奠基期，為後世文章寫作樹立了典範；兩漢的政論文和史傳散文踵武而至，氣勢磅礴；至魏晉南北朝，文風

一變，駢文成為文壇主流，鋪陳辭藻，雕繡滿眼，將漢語的形式之美發揮到極致；有鑒於駢文之弊，唐宋八大家高舉古文大旗，變革文體，閱其中而肆其外，蔚為壯觀；下至明清，取法秦漢，上繼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創作成績斐然，桐城派古文一直到現代還很有影響，林琴南用來翻譯西方文學，朱光潛藉以將人生和學術的道理書寫得明晰宛轉；而明清以來靈動雋永、抒寫性靈的小品文猶如一股清流，更為新文學的一些大家作手所推重，也被眾多普通的讀者所喜愛。

三千年的文章中，既有黃鐘大呂，亦有淺斟低唱。

仁人志士將文章視作經國大業，在文章中指點江山，心懷天下。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梁啟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他們的人格光風霽月，他們的文章堂堂正正。

寒士騷人以文章作不平之鳴，在文章中泣血哀歌，述志明心。司馬遷著《史記》未完，遭逢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王勃連遭貶黜，鬱鬱不得志，但並未怨天尤人，而是「窮且

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夏完淳壯志未酬身先死，但以殉國為分內事，「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他們的人生悲慘坎坷，他們的文章沉鬱悲痛。

文人雅士多寫閒情逸致，在文章中吟風弄月，流連光景。舉凡山水、花鳥、書畫、茶酒、風俗、世情，無不入文，或如沈周津津樂道兩打芭蕉的聲音，或如馬中錫借中山狼嘲諷忘恩負義之徒，或如鄭日奎對自己癡迷於書的自嘲與自得，描摹刻畫，窮形盡相。

古文中的世界，豐富廣闊。古人將他們的人生寫進文章裏，他們的榮辱悲歡、瞬間的思緒、一生的回顧，他們對生活的思考和態度，統統定格在文章裏。當我們閱讀一頁頁的文章，其實是在走進古人的生活，走進古人的內心。閱讀古文可以增長見聞，澡雪精神，受到熏染，得到教益。但這需要我們常讀多讀。

黃庭堅說，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我們希望做出一本適合普通讀者尤其是青少年學生閱讀的文選，希望這本篇幅精簡的書能成為讀者面對浩瀚的古文汪洋時最好的觀瀾平台。我

們希望這本文選可以置於孩子的牀頭，放在客廳的茶几上，裝進旅行途中的背包裏，可以在春日的午後、寫作業的間隙、通勤的公車和地鐵裏，翻開來讀幾頁，讓自己的生活多一個維度。

本文選的主要選錄標準是文辭優美，感發人心，讀時讓人愉悅，讀後令人流連；適合青少年、可以作為現代中國人最基本的傳統文章素養和理解，也是我們時時在心中考量的。每篇文章後的賞析文字，不取串講形式，不求全面闡發，僅求抓住文章的脈絡，寫出從文章中所受感動，希望得到讀者的共鳴，更希望讀者能與文章的作者共鳴。

書中所選的近百篇古文，是我們應該熟讀的。讓我們一起來熟讀這些古文吧。

陳引馳

二〇一七年三月

目錄

- 莊子 逍遙遊 / 001
養生主 / 011
- 屈原 楚辭·漁父 / 016
- 李斯 諫逐客書 / 019
- 賈誼 過秦論（上篇） / 025
- 司馬遷 報任安書 / 031
- 李陵 答蘇武書 / 044
- 馬援 誠兄子嚴敦書 / 054
- 王粲 登樓賦 / 058
- 諸葛亮 前出師表 / 062
- 曹植 洛神賦 / 068
- 嵇康 與山巨源絕交書 / 076
- 向秀 思舊賦 並序 / 085
- 李密 陳情表 / 089
- 王羲之 蘭亭集·序 / 094
- 陶淵明 歸去來兮辭 並序 / 098
桃花源記 / 102
五柳先生傳 / 106
- 江淹 別賦 / 108
- 丘遲 與陳伯之書 / 115
- 陶弘景 答謝中書書 / 120
- 吳均 與朱元思書 / 122
- 酈道元 水經注·三峽 / 125
- 王勃 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 / 128

- 王 維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 137
 後赤壁賦 / 208
 寶繪堂記 / 212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 216
 亡妻王氏墓誌銘 / 221
 留侯論 / 225
 記遊松風亭 / 230
 與程秀才 / 232
 試筆自書 / 235
 與二郎姪 / 238
 李清照 金石錄·後序 / 241
 朱 熹 江陵府曲江樓記 / 252
 文天祥 指南錄·後序 / 257
 周 密 觀潮 / 264
 劉 基 松風閣記 / 267
 宋 濂 王冕傳 / 272
 秦士錄 / 278
 馬中錫 中山狼傳 / 284
 沈 周 聽蕉記 / 295
 李 白 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 140
 祭十二郎文 / 143
 雜說四(世有伯樂) / 150
 送李願歸盤谷序 / 153
 劉禹錫 陋室銘 / 158
 柳宗元 種樹郭橐駝傳 / 160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 165
 三戒 / 168
 李 牧 阿房宮賦 / 174
 范仲淹 岳陽樓記 / 179
 周敦頤 愛蓮說 / 184
 歐陽修 醉翁亭記 / 186
 秋聲賦 / 190
 王安石 遊褒禪山記 / 195
 蘇 軾 記承天寺夜遊 / 200
 前赤壁賦 / 203

- 記雪月之觀 / 298
 王守仁 君子亭記 / 301
 歸有光 項脊軒志 / 305
 先妣事略 / 311
 宗 臣 報劉一丈書 / 316
 袁宏道 徐文長傳 / 321
 虎丘記 / 327
 晚遊六橋待月記 / 331
 王思任 剡溪 / 334
 徐弘祖 天都峰 / 337
 譚元春 再遊烏龍潭記 / 342
 劉 侗 帝京景物略·水盡頭 / 346
 張 岱 陶庵夢憶·序 / 349
 陶庵夢憶·湖心亭看雪 / 354
 陶庵夢憶·西湖七月半 / 357
 柳敬亭說書 / 362
 張 溥 五人墓碑記 / 365
 夏完淳 獄中上母書 / 370
 李 漁 芙蕖 / 375
 林嗣環 口技 / 379
 鄭日奎 遊釣台記 / 383
 醉書齋記 / 388
 全祖望 梅花嶺記 / 392
 陳 鼎 八大山人傳 / 397
 袁 枚 祭妹文 / 402
 方 苞 左忠毅公逸事 / 408
 龔自珍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 412
 病梅館記 / 418
 吳敏樹 說釣 / 422
 劉 鶚 老殘遊記·序 / 426
 梁啟超 少年中國說 / 431

逍遙遊

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¹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³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⁴《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⁵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⁶天之蒼蒼，其正色邪？⁷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

莊子：莊周（約公元前369—前286），戰國宋國蒙（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莊子》一書是他及弟子、後學著作的總匯，道家經典之一，也是諸子散文的重要著作。文章擅用寓言，風格汪洋恣肆，對後世散文影響較大。

¹ 北冥：北方的大海。鯤（kūn）：大魚名。

² 怒：奮發的樣子。

³ 海運：海動。海動則有大風，大鵬借大風飛向南海。南冥：南方的大海。

⁴ 《齊諧》：齊國記載詼諧怪異之事的書。志：記。怪：怪異的事情。

⁵ 搏（bó）：盤旋，環繞。扶搖：自下而上的暴風。息：風。去以六月息者也：乘着六月的大風而飛去。

⁶ 像野馬一樣的遊氣，飛揚的塵埃，都被生物的氣息吹拂着而遊蕩。

⁷ 其：表反問語氣。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⁸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¹⁰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¹¹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¹²之二蟲又何知！¹³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¹⁴奚以知其然也？¹⁵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¹⁶楚之南

⁸ 若是：像這樣。則已：相當於「而已」。大鵬俯看大地，也無法分辨清顏色遠近。

⁹ 覆：倒。坳(āo)：窪坑。坳堂：堂中地上的窪坑。芥：小草。膠：粘住，浮不起來。

¹⁰ 翼：大鵬之翼。斯：乃，就。而後乃今：「乃今而後」的倒裝，這時然後才。培：通「憑」，憑藉。培風：憑風，乘風。夭：挫折。夭闕(c)：阻止，阻攔。圖南：圖謀飛向南方大海。

¹¹ 蜩(tiāo)：蟬。學鳩：小斑鳩。決(jué)：迅速。搶：沖上。枋(fāng)：檀樹。時則不至：有時候飛不上去。控：投，落地。奚：何，為甚麼。之：去，到。

¹² 適：往，到。莽蒼：近郊的草色，指郊野。飡：同「餐」。反：通「返」。猶：還。果然：飽的樣子。宿：過夜，指一夜。舂：在白中搗穀物去皮。三月聚糧：用三個月的時間積蓄糧食。

之：這。二蟲：指蜩、鳩。

¹³ 知(zhī)：通「智」。年：壽命。小年：短命。然：這樣。

¹⁴ 朝菌：朝生暮死的菌類植物。晦朔：每月初一為朔，最後一天為晦。蟪蛄(huìgū)：寒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會經歷一整年。春秋：指一年。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¹⁷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¹⁸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¹⁹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²⁰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²¹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²²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²³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²⁴而宋榮子猶然笑之。²⁵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

¹⁷ 冥靈：樹名。椿：樹名。

¹⁸ 彭祖：傳說中的人物，據說活了八百歲。特：獨。聞：聞名。匹：比。悲：悲哀。

¹⁹ 湯：商朝最初的君王，稱商湯。棘：夏革（一），商湯時賢大夫。是已：是這樣，表示肯定。窮發：連草都不長的不毛之地。

²⁰ 廣：寬。修：長。

²¹ 太山：泰山，在今山東省。羊角：旋風。風旋轉像羊角，故稱。絕：超過。且：將。

²² 斥：小池澤。鴳（yan）：小雀。仞：周代以八尺為一仞，漢代以七尺為一仞。翱翔：展翅飛翔。蓬蒿：野草。至：最，最高的飛行水準。

²³ 辯：通「辨」，區別。

²⁴ 知：通「智」。效：功效，做官能有功效，意為勝任。行：行為，作為。比：親近，迎合。德：品德，道德。合：符合。而：而（二）：古時候通「能」，才能，能力。征：取信。其：指上述四種人。自視：自己看待自己。

²⁵ 宋榮子：宋鉞，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猶然：譏笑的樣子。

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²⁶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²⁷雖然，猶有未樹也。²⁸

夫列子禦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²⁹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³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³¹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³²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³³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³⁴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³⁵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³⁶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³⁷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³⁸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

²⁶

舉世：整個社會。譽：讚譽。勸：勉，努力。非：責難，非難。沮：沮喪。內外之分：自我和外物；內心與外界。辯：通「辨」，辨別。境：界限。內心對光榮和恥辱有自己的辨別和認識。斯：這。已：停止，就這樣而已。

²⁷

世：世俗的東西。數(shù)(shù)數：猶汲汲，着急的樣子。

²⁸

樹：樹立。

²⁹

列子：列禦寇，早於莊子的道家人物。泠(líng)然：輕快的樣子。旬：十天。有：通「又」。反：通「返」。

³⁰

致福：追求幸福。

³¹

待：依待，依恃。

³²

乘：順着。正：本性。禦：駕馭。六氣：指陰、陽、風、雨、晦、明。辯：通「變」，變化。無窮：無窮盡的天地，自由的境界。惡(wù)：何，甚麼。

³³

至人：達到最高境界的人。無己：不自我而順應天地自然。神人：得道而神妙莫測的人。無功：不追求有功。聖人：道德極高尚的人。無名：不追求名聲。

³⁴

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許由：傳說中的隱士，堯說要讓帝位給他，他認為這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河裏去洗耳，然後隱於箕山。(《高士傳》)燭(wù)火：火炬。於：對於。光：顯示光亮。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³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⁴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⁴¹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⁴²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游

38

時雨：應時令節氣降下的雨，即及時雨。浸灌：人工灌溉。澤：滋潤土地及莊稼。勞：費力，勞苦。

39

夫子：先生，指許由。立：立為君主。治：得到治理，有秩序。猶：還。尸：主持。自視：自己看自己。缺然：缺乏能力，不夠資格的樣子。致：送給，交給。

37

猶：還要。代子：代替你。

36

賓：從屬，派生的東西。

35

鷦鷯(jiǎo liǎo)：小鳥名，善於築巢，俗稱巧婦鳥。偃(yǎn)鼠：一種田野中的老鼠。滿腹：喝飽一肚子。

40

歸休乎：回去吧。為：表感歎的句末語氣詞。

41

庖人：廚師。尸祝：古代祠廟中主持祭禮的司儀。越：指超越自己的職責。樽：酒器。俎(zǔ)：祭祀用以盛肉的器皿。

42

肩吾、連叔：都是假設的人名。接輿：楚國的隱士，與孔子同時，《論語》稱之為楚狂人。無當：不着邊際，不切實際。當：適當。往：到，此處指說到。不返：不回來。意為說到哪兒就是哪兒，收不回來。河漢：天河。無極：無邊無際。徑：門外的道路。庭：院內堂前的地面。徑庭：喻接輿說的話和常人一般的認識差別很大。

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⁴³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⁴⁴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⁴⁵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⁴⁶ 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⁴⁷ 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⁴⁸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⁴⁹ 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⁵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⁵¹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⁵²

⁴³ 藐姑射(ㄇㄧㄠˋ ㄍㄨˋ ㄕㄨㄛˋ)：山名。淖(nào)約：姿態柔美的樣子。處子：處女。禦：駕馭。四海：古代以中國四周環海而稱為四海，一般四海即指天下或全國各地。凝：凝聚，專一。疵癘(ㄘㄧ ㄌㄧˋ)：災害，疾病。

⁴⁴ 以：認為。是：指接輿的話。狂：通「誑」，誑語，假話。

⁴⁵ 瞽(ㄍㄨˇ)：盲。文章：文采，指華美的色彩和花紋。觀：景象。鐘鼓：樂器。

⁴⁶ 豈唯：難道只有。

⁴⁷ 知：通「智」，指認識上。是：此。其言：指上述關於瞽聾的一段議論。時：是。女：通「汝」，你。

⁴⁸ 之：這。磅礴：混同。磅礴萬物：指與萬物混同。以為一：將萬物融合為一體。世：世人。蘄(ㄑㄧˊ)：希望，企求。亂：治，治理。孰：誰。弊弊：忙碌辛苦的樣子。

⁴⁹ 莫之傷：沒有能傷害他的。大浸：大水。稽：至。大浸稽天：大水滔天。溺(ㄋㄧˋ)：淹沒在水裏。流：熔化。焦：燒焦。

⁵⁰ 秕糠：不飽滿的癩穀和米糠，比喻糟粕。陶：燒製瓦器。鑄：熔鑄金屬器物。陶鑄：製作，造就。以其身上的塵垢秕糠一類糟粕，都可以造就出堯舜。物：事，指治理天下的世俗事務。

⁵¹ 資：販賣。章甫：商朝帽子的名字。宋人是殷商後代，所以還保留殷商服飾。適諸越：到越國去(賣)。斷髮：剪了頭髮。文身：身上刺青圖騰。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⁵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⁵⁴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⁵⁵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⁵⁶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⁵⁷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⁵⁸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⁵⁹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⁶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⁶¹

⁵³ 四子：指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fén*）水：今山西中部的黃河支流。陽：山南、水北為陽。官（*yuān*）：通「沓」。官然：深遠的樣子，指恍惚的精神狀態。喪：遺棄。

⁵⁴ 惠子：宋人惠施，名學家，莊子好友。魏王：即梁惠王，魏國建都大梁，故又稱梁。貽（*yí*）：贈送。大瓠（*bù*）：大葫蘆。種：種子。成：結成葫蘆。實五石：能裝五石的容量。

⁵⁵ 瓠，假借為廓。瓠落：很大的樣子。無所容：沒甚麼好裝。

⁵⁶ 呶（*nāo*）然：空虛巨大的樣子。為：因為。培（*péi*）：擊破。

⁵⁷ 拙：不善。龜：通「皸（*gūn*）」，皮膚因乾燥寒冷而破裂。泝澠（*pú qū pǐ*）：漂洗。統（*kuāng*）：通「纒」，棉絮。

⁵⁸ 方：藥方。

⁵⁹ 鬻（*yù*）：賣。

⁶⁰ 難：軍事行動。將（*jiāng*）：帶兵。裂地：割地。封：封賞。

⁶¹ 一：是一樣的。或：有人。

慮：考慮。樽：葫蘆形似酒樽，綁於腰間作救生圈用。蓬之心：像被蓬草蒙蔽的心。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⁶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⁶³立之塗，匠者不顧。⁶⁴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⁶⁵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⁶⁶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樑，不辟高下；中于機辟，死於罔罟。⁶⁷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⁶⁸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⁶⁹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⁷⁰

【賞析】

逍遙而遊，是多麼讓人神往的境界！先秦百家爭鳴的眾多著作中堪稱最為瑰麗的《莊子》，開篇以奇幻炫彩、汗漫恣肆的筆調，描述了天風海闊、超越日常的宏大境界：大海中巨大的鯤

⁶² 樗 (chū)：臭椿樹，木質差。

⁶³ 大本：主幹。擁：通「腫」。擁腫：肥短不正。

⁶⁴ 中 (zhōng)：符合。繩墨：畫直線。規矩：規畫圖，矩畫方。

⁶⁵ 塗：路。把它立在路上。不顧：不看。

⁶⁶ 去：拋棄。

⁶⁷ 狸：野貓。狌：黃鼠狼。

⁶⁸ 敖：遨遊；敖者，指經過的動物。梁：通「踉」。

⁶⁹ 斄 (gāi)：跳躍。中 (zhōng)：觸及。機辟：捕獸工具。罟 (gǔ)：網類器具。

⁷⁰ 斄 (gāi)：犛牛。

⁷¹ 執鼠：捉老鼠。

⁷² 無何有：虛無。廣莫：遼闊。莫：通「漠」，廣大。彷徨乎：放任不拘的樣子。無為：無所事事。天：折。斤：大斧頭。

魚化身巨大的飛鳥，而鵬的羽翼展開如垂天之雲，擊水前行三千里，而後扶搖直上九萬里，由此，展開遼遠的翱翔。這樣一個有天空有海洋、有魚有鳥的世界，與儒家《論語》《孟子》所關注的人間社會那麼不同，整個視野驟然提升到了天地自然的高度。

高遠境界不是誰都能理解的，比如《逍遙遊》中的蜩與學鳩一類小鳥，便嘲笑鯤鵬如此偉大的高飛遠遊。鯤鵬與蜩、學鳩之間的對比，其實象徵着不同的生命境界，提示着生命突破的方向：如何突破「小」的拘限以達到「大」的自由境界？

《逍遙遊》呈現給我們四個不同的人生層次：首先，追求現世功名達成所願，能勝任一項官職乃至能獲得一國之君的信任，這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世事難料，現世功名很可能一朝變幻。其次，宋榮子則不以外在的所謂成功為滿足，他努力建立起自己內心的價值標準，不為外在的種種所困擾和拘限，不因人們的讚譽而有所作為，也不因大家的非議而倍感沮喪。但這種執着內心而對外在的強烈抗拒，不會造成自我和世界的緊張嗎？再次，我們看到的是乘風而行的列子，他依循外在風力，完成自己的飄行，化解內外的緊張和衝突。然而這樣隨風而動，是否有點兒隨波逐流呢？最後，《逍遙遊》展現了逍遙的境界：「無己」，也就是打開自我，突破自我在形體和精神上的各種定見、執着和束縛，隨遇自適，與天地自然、宇宙萬物，同變化、共周流、融為一體，這時達到的便是自由自在、無往不利的境界。

這麼說或許有些抽象，於是莊子借他好朋友惠子的故事來說明何為「無己」。惠子被一棵恣意生長、不堪實用的臭椿樹苦惱，以為它「大而無用」。莊子笑曰：「那何不讓它生長在廣漠的原野之上，彷徨、逍遙於此樹下？」享受樹的蔭庇、在樹下玩耍，難道不也是樹之「用」嗎？或許這是一種更有意味的「用」吧？為何只有蒙受木匠的垂顧才算樹之「用」呢？在莊子看來，惠子對「有用」的理解如此實用而狹隘，以致連審美的趣味都丟失了。習得常識的同時，我們往往也收穫了偏見。此時，超越原本對「用」的定見就是一種「無己」。

超越原來的自我，成就精神的開放和自由，這就是「逍遙遊」。